

貓語

「喵嗚～～」

小貓輕甩毛絨絨的尾巴，兩隻灰撲撲的前爪輪流在人形字的嘴邊沾染著唾沫，空氣中夾雜著泥土與流浪動物的野味，短暫沾黏於鼻腔又旋即沖散。它毛髮尖端還沾染著泥水，有些表面附著露珠，有些卻已被體溫及朝陽烘烤成塊，一時之間竟分不清楚它原本顏色，只覺得它像燒焦的團子，棕一塊、白一塊，還軟綿綿的。我隨意地蹲下，熟練地翻找出書包夾層間的貓條，撕開，投餵。

友人 A 凝視著我的動作，隨性聯想到的話語就這樣脫口而出。

「諗，貓好像是為了食物才會對人類叫耶。」

意料之外的語句觸動了身體，我突然對這團可憐的東西產生共鳴。

在這無風無雲的日子，夏日晨光無情的鑽入脖頸與校服間的縫隙，像黏膩的口香糖，也像在懷抱裡的嬰孩，膩著、扭動磨蹭發燙皮膚，獨屬孩童的高體溫還悶的發慌。人行道由玻璃砂磚鋪成半弧形，隨意插著的老舊號誌燈閃爍紅光，周圍豎立的高樓大廈將天空包圍得密不透風，留下騰騰熱氣，繚繞整個街道。看著路上三三兩兩汗如雨下的行人，突然覺得我們根本是小籠包，灑點水，蒸一蒸，再灑點水，就熟透了。

燥熱引發的煩躁感如毒物般由皮膚滲入血管，隨著搏動的心臟擴散至身體的每一角，會出現血壓升高和步伐加快的症狀，但不會飛沫傳染。我還是愉悅附和著同行女孩們的話語，他們正激動的聊著文創小物，在我心中卻激不起一絲浪花，烏鴉唰的低空飛過圍牆，「嘎... 嘎...嘎...」好像嘲笑在人群裡格格不入的我，又不敢忠於自我。

國中的日常就這樣平平淡淡的，喜歡獨自一人欣賞木棉花的緋紅燃燒整片藍天，也喜歡蹲在貓咪旁觀察它如液體般流動敏捷的動作，只是偶爾，會暗自對自己時不時冒出的貓語感到反感。不知不覺，就像星星終將西沈，這樣的日常也在畢業典禮的到來靜靜地落下帷幕，對同學朋友們有輕微的不捨，但更多的是在嘆息沒什麼機會能見到貓咪了。

後來我偶然聽聞，新學校有校貓，而且還有兩隻。

我開心了很久，心心念念著貓咪，一不小心，就被坐在前座的新女孩闖進來了，原以為會和國中一樣平淡無奇的高中生活，好像混入了淡淡的色彩。

第一眼只覺得雲很瘦很瘦，瘦的如飄渺在竹林間的晨霧般，風一吹，就要毫無痕跡的散了。後來發現她是一個很天真爛漫的人，總開玩笑的說那有馬瑙色澤羽毛的樹鵲是從奇異蛋孵出來的。某次簡短的交談，驚喜地發現她也喜歡貓貓，尤其對毛絨絨

的肉爪，喜歡它帶點濕氣的腳掌輕落在石製的地板踩印出那一地梅花，壓得如此玲瓏可愛仍轉眼煙消雲散。

坐在前後桌的花季少女變成朋友並不是奇特的事。那些午休，雲自然的轉向共享午餐，她總是喜歡做些很幼稚的事，用湯匙撈起胡蘿蔔邊奇怪的語氣喊著，「小飛機來囉~」如此進行餵食，每每我都會縮縮脖子猶疑一下，想到她真的很討厭這個食物，還是張嘴幫她吃掉，邊咀嚼邊想著，不難吃呀，有她的味道。

桌邊常會出現販賣機的飲料，雲喝什麼都覺得很甜，誇張地說甜的牙齒都要掉了，我奇怪她幼稚地像小孩子卻討厭甜食，她奇怪我甚麼東西都要點全糖，我確實覺得飲料很酸，但不討厭，反而很喜歡那添加上品笑容釀製的韻味，也喜歡那股冰涼劃過咽喉，從內溢出的青春酸甜。

當然，青春依舊會有雨天。灰黑色的濃雲擠壓著天空，沈沈的黑砂便墜了下來，平鋪整個城市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視線捕捉到葉梢輕微的晃動，滴，答，校園就被蜘蛛網網住了。許是這彷彿要被雨吃掉的天氣破使我們訴說著壓抑的話題。雲說，她是一滴墨，跟隨雨水流成它期望的模樣。我說，我對人群過敏，總不由自主的說著貓語。我們相視而笑，沒有進一步的探討，留下靜默承載煩惱。陽光終究劃破雲層，在雙眸間匯成一片璀璨，點點跳動的光點牽引著我們回到大調的樂章，陰影彌散，化成笑語浮動整個空間。

在通往教室的樓梯邊，有一只木製正正方方的窗戶，窗下展出的鐵皮屋頂總是積著雨水，平時凹陷的排水系統好像毫無作用，油漆乾燥的要龜裂，但每到風雨時節，大量的雨水就會轟隆轟隆的飛洩而下，在空中劃出一條軌跡，勾出像探戈那般倜儻灑脫卻又完美的圓弧線。窗框小小的，只有手肘到指尖那麼寬，卻也足夠我們吹風聊天。沾黏點點污漬的玻璃上漫著淺淺的裂痕，在斜陽下相互纏繞的歷歷可辨，我說那承載了學校九十九年的歷史，雲卻說那是某天晚上怪物入侵打鬥的痕跡，她還是這樣的無理頭。

某天我們如往常般倚在窗邊聊一些沒營養的話，雲突然探出身用手夾住天空飄落的那抹綠，那枚落葉並不漂亮，有些發黃，還有幼蟲咬齧的小痕跡，她卻說抓住空中的落葉能帶來好運，而且上面還帶有她的心意，笑著把樹葉塞進我手心。我裝做嫌棄的拍拍上面黏連的塵土，嘴上念叨著迷信之類的話語，還是連同回憶一起用衛生紙包起，慎重地摺疊，溫存。

我們常常親昵的擁抱，就像每位感情好的閨蜜那般，喜歡肢體接觸，也喜歡隔著衣服傳來的陣陣體溫。但就是這單單純純只侷限在友誼的關係，在某個漂著淡淡煙雨的時節，還是悄悄變質。

一樣的擁抱，時間卻變得很長很長，沒有人想放手，是因為小雨的涼意催促著我們獲取彼此的體溫嗎？還是關係發酵的酒精醉了彼此的大腦？我能感受到她的雙手在我背後像鎖一般，扣住了，雨的味道頓時彌散，只剩她的髮香在此空間翻騰遶繞，一觸碰到冰冷的空氣便凝結遮蔽了四周，走廊上似乎只剩我、她、和偶爾打在臉上的雨水。

許是這奇怪的氛圍，我口中蹦出了一個不該出現的問題

「怎樣算是 GL 呀？」

脫口及後悔，時間的洗鍊讓終究貓語的裝甲出現裂痕。環繞的髮香消逝的無影無蹤，尷尬溶入空氣，連呼吸都覺得厚重，如果氣壓在高一點，就能榨出水了。

「對彼此的肉體感興趣？」不知是誰冒出一句。

語言劃破寂靜密密織成的厚布，從裡頭洩出滿地的笑聲。而後用強烈的言語封印不該存在的氣氛，「什麼鬼呀？」「好噁心叻！」「怎麼可能」……. 我們此起彼落的話語就這樣揭過一個話題。小雨繼續淅淅瀝瀝落著，在走廊凹陷的路面匯成一小河流，湍急的像逃跑似的。歡笑打鬧聲重新浮盪整個走廊，談笑間，一瞥而過的雲的眉眼閃過一絲迷茫，我笑得更開心了，我知道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她也不知道。

我們就這樣用淡淡甜甜的友情模式相處著，獨自埋藏禁忌的回憶，沒有因什麼而改變，就像黃昏欄杆的影子依舊像也想放學那樣淡淡無力，新竹的風依舊掛在樹上全力搖擺著枝條，煩惱依舊存在日常，我們依舊說著無義的話語笑得無比開心。

上學日的早晨，昏昏欲睡的我們並行在學校的長廊上，偶然瞥見 ok 前的校貓。可愛的它抖擻著金桔色的毛皮伸了大大的懶腰，用細小的瞳孔望著熙熙攘攘的學生們……

「喵~嗚~」

貓今天依舊說著貓語。